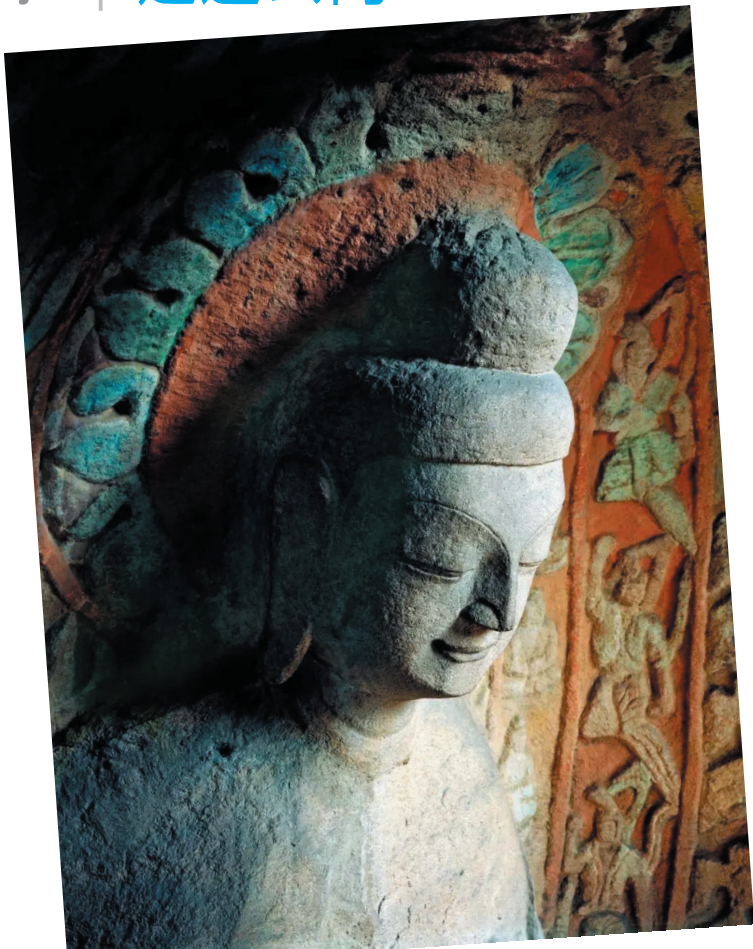




如何巧妙平衡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活化？ ——云冈石窟有高招

杭侃



云冈石窟第5窟附12洞佛像，眉眼细长，嘴角上翘，典雅含蓄，为云冈石窟雕刻艺术中的精品。(云冈研究院供图)

2025年，云冈石窟年客流量达528万，创下历史新高。近年来，这座屹立千年的世界文化遗产，在文物保护、考古研究、文旅融合等方面“全面开花”，更以年轻化、国际化表达走进更多大众视野。

流量之下如何守好保护底线，还能做到淡季不淡？与三星堆的“梦幻联动”，又将碰撞出怎样的文化对话？

在2026年全国两会上，全国人大代表、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接受羊城晚报专访，分享云冈石窟近年来的实践与思考。

建设区域性文物库房 破解基层文保难题

羊城晚报：作为全国人大代表，您今年带来了哪些方面的建议？

杭侃：今年两会我带来的建议聚焦文物库房建设。我国文物数量巨大，分藏于国家、省、市、县各级文博单位。近年来社会对考古工作愈发重视，随着考古工作的持续推进，新出土文物不断增加，基层文物库房存储压力、保护压力便日益突出。

从现状来看，国家级、省级场馆库房条件相对较好，但大量的县级及中小型博物馆，普遍存在存储空间不达标、管理不够专业等问题。在国家财力有限的情况下，要求每个县都单独建设高标准库房，既不经济也无必要。因此我的核心建议是建设区域性文物库房。这一思路既符合现实需求，也有先

例可循。2003年建成启用的上海周浦文物库房，有多家博物馆文物都统一存放在那里，实现安防、技防专业化，文物归属不变，还能方便未来系统性开展数字化与活化利用。很多县级博物馆目前保管条件有限，多处于“严防死守”的状态，难以实现专业管理与合理利用。在这样的实际情况下，建设区域性文物库房，是兼顾安全、专业与高效的可行路径。

积极“破圈”出海，走向世界

羊城晚报：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“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、监管和合理利用。高质量发展文化旅游业，丰富文旅业态等融合业态”，在这些方面云冈石窟都取得了怎样的亮眼成绩？

杭侃：可以从几方面来谈，文旅方面，在2025年我们的客流量创下历史新高，接待游客量达528万人次，同比增长18.87%。这体现了云冈石窟持续攀升的文化吸引力，但这同时也给景区的运营和石窟的保护工作带来了巨大压力，这一问题在节假日客流高峰期尤为明显。目前云冈石窟研究院正积极探索寻找破解之道。

文化遗产保护方面，山西大同地处农牧交错带，以往年降雨量不足400毫米，但去年这里的降雨量达到了惊人的817毫米。这给洞窟微环境和防渗水工作带来了全新课题。

考古研究方面，云冈研究院也在不

断扎实推进。目前已经完成了第一、二窟的考古报告。对学术界来说考古报告非常重要，能够让你不来云冈石窟也能全面掌握这里的情况。目前云冈石窟研究院正在逐窟完成考古报告的工作，为所有洞窟留存完整档案。

在展览展示和文化传播方面，云冈石窟持续推动跨区域、国际化交流，不仅覆盖两岸，更努力走向世界。2024年底，“芥子纳须弥——云冈石窟艺术特展”在台湾举办，因为深受当地观众欢迎，观展人次突破百万，展期应公众期待一再延长至2025年7月，成为两岸文化交流的热门项目。

今年春节期间，我们还在法国巴黎推出“云冈石窟之光·巴黎回响”光雕秀，通过数字光影艺术展现石窟艺术之美。这些年我们不断努力，让世界遗产以年轻化、国际化的表达走进海内外公众视野。

2025年底，云冈研究院还成功获得国家艺术基金2026年度资助，后续将在全国高校开展系列专题展览、学术讲座与互动体验活动。当前云冈石窟旅游淡季客流稳步增加，年轻游客已成为淡季主力。依托国家艺术基金项目，我们希望能够让更多年轻人读懂石窟价值、爱上云冈文化。

羊城晚报：您刚刚提到近年来云冈石窟积极破圈出海，现在入境游也非常火热，您认为云冈石窟对国际游客最大的魅力在哪里？

杭侃：我认为这种吸引力是相互的，我讲个小故事。近年来大同农产品对外销售势头很好，有很多外国客商来大同洽谈农产品贸易，他们往往有半天或一天时间可以简单逛一逛大同。当地人向他们推荐周边景点时，外国客商大多都是首选云冈石窟。我认为这并不奇怪，因为西方历史本就是“刻在石头上的史书”，他们熟悉并重视石质建筑和雕塑艺术，云冈石窟的艺术语言和他们的审美习惯是相契合的。

与此同时，云冈石窟在国际上早有深厚知名度：1902年日本建筑学家伊东忠太到访云冈石窟后便开始向国际推介；1907年法国学者沙畹为云冈留下最早一批影像资料；民国时期，梁思成等学者对云冈石窟的研究进一步提升了其国际影响力。

羊城晚报：近期关注到三星堆博物馆正在筹备云冈石窟主题特展，两大文旅顶流IP联动，您认为能给观众带来哪些新体验与新

思考？

杭侃：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两个顶流IP合作是为了吸引更高的流量，但其实并非如此。云冈石窟2001年已列入《世界遗产名录》，而三星堆目前正在推进申遗工作。这场“世界文化遗产云冈石窟特展”是三星堆“世界遗产地系列展”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从深层价值来看，我们还会配套举办小型学术研讨。云冈石窟是石雕艺术，在石头上雕刻；三星堆以青铜铸造为主，虽材质不同，但都属于大型立体造型艺术。两者都有宏伟的体量与高度成熟的艺术范式，具备很强的对话基础。所以我们希望通过展览与研讨，一方面助力三星堆申遗，另一方面深入探讨中国古代雕塑艺术传统，让观众不只看“热闹”，更能读懂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艺术脉络。

“削峰填谷”，平衡保护与活化利用

羊城晚报：石窟作为不可移动文物，受自然环境、地理条件等多重因素影响，其保护难度远高于在博物馆库房里的馆藏文物。可以介绍一下石窟保护工作的最大挑战是什么吗？

杭侃：石窟保护的挑战非常大。博物馆内的文物可以营造恒温恒湿的微环境，保护条件相对可控；但云冈石窟、埃及金字塔、巨石阵这类露天岩石艺术，是直接暴露在自然环境中的大型

不可移动文物，无法用密闭空间实现恒温恒湿，这是全世界共同面临的保护难题。

近些年气候变化带来了新压力，大同往年降水量约300毫米，去年骤增至817毫米。雨雪渗入岩体后，在低温下冻结、温度升高时融化，反复冻融循环会不断胀裂岩石，对石质文物造成严重损伤。

总体来说，露天环境下的石质文物保护，远比室内文物更复杂、难度更高，我们始终在应对各类新挑战。

羊城晚报：作为世界文化遗产，云冈石窟如何兼顾文物保护与文旅服务两方面？

杭侃：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加强对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、监管和合理利用，这为我们指明了方向。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资源，我们强调保护，但不等于封闭管理，而是在科学保护基础上合理开放，让公众更好认识传统文化。

当前云冈石窟一方面要应对风化、气候变化、客流变化等保护压力，另一方面，我们不再把游客当作统一群体，而是推进分众研究，提供更加精细化的服务。比如面向儿童和老人所提供的观感体验肯定是不一样的，面向儿童我们会做一些绘本来帮助他们理解认识云冈石窟。此外，针对残障人士不仅是建设好无障碍通道那么简单，我们还通过开展活动去深入了解他们的需求。

在客流管理上，我们希望能够“削

峰填谷”，就是保障高峰期的客流量不能超过景区和洞窟的承载力，淡季则希望通过活动引流、提升参观舒适度来实现“淡季不淡”。未来我们会继续把分众服务与客流调控做深做实，在文化遗产保护优先的前提下，让不同人群都能更好感受云冈石窟的文化魅力。

让云冈之美跨越地域，深入人心

羊城晚报：您去年参加了我们主办的岭南大讲堂活动，那次广东之行您的感受如何？

杭侃：广东文博事业近年来发展特别迅速，去年参加岭南大讲堂的行程虽然紧凑，但在参观广东省博物馆时还是深有感触。首先是我比较认可广东的布展理念，不单追求“国宝亮相”，而是立足内容阐释、充分考虑观众需求，去引导观众真正理解展览所传递的文化故事。这种策展理念值得我们借鉴。

同时我也发现，广东和云冈距离较远，当地观众对云冈石窟了解比较有限，但其中很多人没去过敦煌却熟知敦煌，这也让我更加明确云冈石窟未来的宣传工作仍有很大空间，未来我们会把云冈石窟的展览更多带到长三角、珠三角地区，让更多南方观众认识云冈，走进云冈。我们也希望通过岭南大讲堂这类权威讲座和借助主流媒体的力量，实现云冈石窟文化魅力的多样化传播，让云冈石窟被更多人看见、记住。

(来源：羊城晚报)



云冈石窟第6窟南壁。(云冈研究院供图)

云冈石窟清代壁画的保护修复。(云冈研究院供图)

武周山的混搭史诗

本报记者 赵永宏



《中国诗词大会》第十季比赛节目

“武周石窟奇堪嗟，凿山穿壁成无遮。”当这句诗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《中国诗词大会》第十季参赛选手的口中答出，他们的前眼便立刻浮现出大同武周山南麓那绵延一公里的石窟群。1500多年的风霜，将坚硬的山崖雕刻成一部无言的史书。嘉宾康政站在这片土地之上，被震撼的不仅仅是视觉，更是一种穿越时空的奇妙感知——这里的每一尊佛像、每一处雕饰，都在诉说着一个关于“混搭”的传奇。而这混搭，并非简单的拼凑，而是一场文明深处的水乳交融。正如康政所说，文明互鉴不是单向输出，更不是机械对比，是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彼此成就。由此，便引发了人们对云冈石窟的无限遐思。

一个王朝的雄心与信仰的选择

公元5世纪，来自大兴安岭的鲜卑族拓跋部统一北方，定都平城，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大同。这个在马背上成长起来的民族，在建立政权后，急需一种精神力量来巩固皇权。恰在此时，一位名叫法果的和尚提出了一个天才般的构想——“皇帝即是当今如来”。这一理念完美地解决了政教关系：拜佛即是忠君，礼佛即为顺从。

经历了太武帝“灭佛”运动之后的北魏，在文成帝拓跋濬继位后迎来了佛教的复兴。高僧昙曜奉文成帝之命，于460年在武周山开启了这项浩大工程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昙曜本人来自凉州(今甘肃武威)，而凉州同样也是佛教东传

的重要枢纽。在凉州3万余户能工巧匠和僧人迁至平城后，这些工匠的工艺与信仰，为云冈石窟的开凿做好了充足的人力准备。

著名的“昙曜五窟”(第16至20窟)就此诞生。这五座大窟平面均为椭圆形，以大佛像占据主要空间，既满足观佛坐禅的修行功能，又烘托出宏大的皇家气魄。有学者认为，这五窟中的大佛分别象征着北魏的五位皇帝，而早在公元454年，文成帝就曾在平城为这五位皇帝各铸造一尊佛像。昙曜在武周山开凿五窟，这种巧合绝非偶然——“皇帝即如来”的理念，就这样被永久地镌刻在了武周山的崖壁上。

露天大佛：欧亚文明的“国际峰会”

站在第20窟那尊闻名遐迩的“露天大佛”前，我们更能直观地感受到一种“混搭”的魅力。这尊高13.7米的坐佛，因前壁崩塌而完全暴露于天地之间，反倒成就了一种残缺之美。

仔细观察这尊大佛：他的面部丰圆，深目高鼻，薄薄的嘴唇上仿佛还留着一抹西域的微笑；宽厚的肩膀，壮硕的体魄，透露出鲜卑民族的雄健之气。他身穿的袒右肩式袈裟，轻薄贴身，衣纹如被水打湿了一般，清晰地勾勒出身体的轮廓。有学者指出，这明显是受到了印度笈多王朝造像风格的影响。这种大衣贴体、衬托身体外形的作法，正是笈多艺术的典型特征。然而，当你凝视他那肃穆慈祥的神情，又会感受到一种来自北方草原的质朴与庄严。

云冈石窟的“总设计师”昙曜绝对是一个天才的艺术家，他带着北魏皇室

的支持，召集来自凉州、长安等地的工匠，在武周山开凿石窟，希腊的雕刻技法、印度的佛教主题、中亚的装饰元素、鲜卑的雄健气度、汉地的审美理想，就这样奇妙地被融合在了一起。难怪有学者将云冈石窟比作“公元5世纪欧亚文明的国际峰会”——印度圣贤、希腊国王、罗马英雄、波斯帝王、游牧部落首领、汉朝帝王将相，以佛教的名义共聚武周山下。这场峰会的东道主是北魏王朝，主持人是高僧昙曜。

围绕“武周石窟奇堪嗟，凿山穿壁成无遮”这句诗，《中国诗词大会》给出了这样的解读：云冈石窟是中国历史上首个由皇家建造的佛教石窟群，其艺术风格清晰地记录了佛教东渐与中国化的完整历程。而这一蜕变并非简单的艺术模仿，而是不同文明深度交融、创造性转化的结果。

今天的我们，漫步在这些洞窟之间，仰望那些或残缺或完整的造像，内心涌起的震撼，早已超越了宗教本身。我们看到的是开放自信拥抱未来的文化气度，是无数无名工匠在坚硬的岩石上倾注的智慧与虔诚，是多元文明在交流互鉴中共同铸就的艺术高峰。从犍陀罗到平城，从印度到中国，从希腊到鲜卑，一条条文明之河在这里交汇，最终融合成独一无二的“云冈样式”。

正如那首诗中赞叹的“奇堪嗟”，这武周山的奇迹，值得我们每一位后来者，一次又一次地驻足、仰望、深思。当我们的目光与那尊露天大佛的目光相遇，千年时光在瞬间消融——我们看到的，不仅是佛陀的慈悲，更是一个伟大文明海纳百川的胸怀。

构建具有云冈特色的安全管理标准化体系

——云冈研究院安全管理委员会2026年第一季度安全工作会议总结

本报记者 赵小霞



近日，云冈研究院安全管理委员会召开2026年第一季度安全工作会议。院党委书记、安委会主任刘建勇参加会议并讲话。会议由院党委委员、安委会副主任闫丁主持。

会议集中学习传达了山西省人民政府《关于做好2026年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》、山西省文物局《关于做好近期文物安全和服务管理工作的通知》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文物安全防范工作的通知》《关于做好全国两会及元宵节清明节期间文物安全工作的通知》等文件精神。会议通报了2025年各季度安全考核结果，各部门、中心、所及院属公司依次汇报当前存在的主要安全问题与工作建议。

闫丁强调，全院上下要以“时时放心不下”的责任感抓实文物安全工作，并就重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：一是文物保护方面，各部门严格落实《云冈石窟洞窟保护管理制度》，压紧压实保护责任，抓实洞窟防水措施，加快完善专

项方案。二是消防安全方面，安全保障部要加大消防安全巡查频次与力度，做到问题早发现、早报告、早处置。三是隐患排查方面，各部门主动配合安全保障部开展常态化安全隐患排查整治，实行限期整改、闭环管理。四是宣传培训方面，安全保障部强化安全宣传引导，牵头制定2026年度安全培训与应急演练方案。

刘建勇在总结讲话中强调，一要压实主体责任，各部门负责人切实提高思想认识，严格履行安全第一责任人职责，坚决杜绝推诿扯皮。深刻认识文物安全、消防安全的极端重要性，不回避、不掩饰安全隐患，深入剖析问题根源，抓实抓细各项安全措施。二要强化整改落实，安全保障部健全工作台账，加大督导检查力度，督促各部门对照整改要求逐项落实，确保问题整改见底见效。三要健全长效机制，2025年全院安全工作平稳有序，2026年要持续巩固提升，着力构建具有云冈特色的安全管理标准化体系，为云冈研究院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屏障。